



第594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  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## 麦田里的夏日

□ 马金莲

祖母对节气很敏感。她是位农村妇女，从来没有念过书，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但她有一套自己的独特方式和世界建立联系。比如春来秋往、寒暑交替的季节变化，二十四节气的转换，她都能熟练使用。某一夜的睡梦里，或者第二天一大早，她掰着指头数日子，说明几入伏，或者今儿头伏了。只要你留心听，你会发现类似这样的话，她能从一年的开头念叨到年尾。

那时候我也就七八岁吧，正是贪耍的年纪，夏天除了吃饱喝足，便是疯了一样满村庄撒欢儿，夜里头挨上枕头便呼呼睡去。

明儿入伏。祖母在独自念叨，然后告诉我，不要招惹地上的虫虫牛牛，更不要随便去草深处耍，伏天的虫虫牛牛有毒哩，不是好招惹的。祖母除了念叨，还付诸行动，她帮着祖父找出所有的镰刀架子和刀刃，磨石也早蹲在屋檐下了。祖父特意抽出时间磨镰刀，清水滴在青石上，刀刃被磨得霍霍响。

伏来了，农忙中最要紧的重活儿开始了。

满山遍洼的麦子黄了，阳光骤然就变得炽烈，好像满肚子都是积攒一年的热量，要在三伏天里全部释放出来。昨天还顶着一抹青绿的麦子，在第二天的阳光下齐刷刷转了色，一种让人内心焦灼的黄，在分秒必争地加速变深。

“麦子黄了，该收割了。现黄现割，白雨白落。”祖母嘴里念叨着，脚步不停地走动。她一到热天就穿一条粗布裤子，上身是褐色或者灰色的粗布汗衫，脚上永远是她亲手做的布鞋，头上戴着白帽，外头扣了一顶草帽。祖母的草帽没有新过。祖母不抱怨，她拿大针白线把草帽烂出的洞儿、磨损的边儿，密密麻麻地缝合起来。于是，落在她脸上的阴凉，从来都是带着斑驳之影的。

辛苦种地，为的就是把庄稼全须全尾地收割进家，赶在黄透之前，更要赶在雷阵雨、冰雹之前，多收一些算一些。没人能从我们手里夺走近眼前的丰收。田家儿女各当家，割麦的割麦，放牛的放牛，做饭的做饭，懒人是被笑话的。

为了避开正午极致的热，大家天不亮就下地了，趁着清凉赶紧开割，也有人天黑后还在月亮底下收割。我那时候小，大人没让我跟趟儿。跟趟儿在我看来就是要人命，一大片麦子，这头望不见那头，黄灿灿一片，你得蹲下去，挥动镰刀，一刀一刀顶直射下来的骄阳。在酷暑的麦田里，这土地从来没有这样辽阔过，简直没有尽头，每一镰刀都伴随着汗水和喘息。

汗从头发里往出冒，源源不断，沿着脸往下溜，脖子黏糊糊的，汗水和麦穗上飘的尘土搅拌在一起。人心里就渴望快躲到阴凉下面去，或者跑到沟底的水泉边，扒光了自己跳进水里，美美地泡上一阵。大家的遮阳工具很简单，就是草帽，爱美的女性会买一顶彩色的凉帽，帽子只能遮一下头顶直射下来的骄阳。

唯一能逃开这酷热的办法是去磨镰刀，蹲在立起来的麦码子下面，嘴里噙一口凉水，一边磨，一边给磨石上吐水。劳作之后的短暂歇息，是这样惬意，这样奢侈。

镰刀磨好了，喝一口水壶里的凉水，也是很舒服的。最让人惊喜的，是有西瓜吃。这时候，若有颗大西瓜，一刀切下去，沙漉漉的瓤儿红得让人心灵颤抖，抓起一块大口吃，那个松爽呀，简直赛过神仙。可惜村庄偏远，当时乡亲们的生活不富裕，没有奢侈到能够天天吃西瓜的程度。只有这收割天，家里提前派人去集市上买几个西瓜，买回来藏在窑里或者窖里。窑和窖是天然的存储佳地，西瓜久放不坏，拿出来凉凉的。每次下地背一个，放到阴凉下面，一趟麦子割出头，切开了，大家每人分一块或者两三块。

在麦地里吃着西瓜，你会发现这才是西瓜最好吃的时候。每一口都透心甜，每一口都能把你的心给偷走。

祖母先不吃西瓜，她给大家磨镰刀，无怨无悔地磨着。西瓜被大家你一牙儿他一牙儿拿走，剩下一大块孤零零地留给祖母。我的心就惦记着祖母的那一块，它怎么那么诱人呢，越看越红，艳得耀眼，多想咬上一口啊。

祖母终于享用她的西瓜了。她带泥土的手在衣襟上蹭蹭，因为劳作而粗得变形的手指有些笨拙地举着西瓜。她没有咬，放下西瓜，用刚磨过的镰刀切下一小块，给了我，又切一小块，给姐姐，再切，给小叔叔。祖母的一大块西瓜被瓜分后瘦小得只剩了最小的一牙儿。此时，她才满意地吃起来。

正午来临，再能吃苦的农人，也要回家歇一歇。路上，大家的疲惫露出来了，脚步扑踏扑踏地响着，路面上的尘土都懒得动，静静蛰伏着。回到家，躲在树阴凉下，吃饭，歇午觉。世界静止了一样安宁。小孩子是不乏的，也忘了热，骑在杏树上，眼睛贼溜贼溜瞅着枝头的杏子，寻找黄熟的享用。割麦的日子能持续十天到半个月。等收割完毕，节奏终于舒缓下来，早秋其实已经不远了。

（摘自2024年8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

## 秋的气味

□ 林海音

秋天来了，很自然地想起那条街——西单牌楼。

无论从哪个方向来，到了西单牌楼，秋天，黄昏，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。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行人中，赶快朝向那熟悉的地方看去，和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。和兰号是卖西点的，炒栗子也并不出名，但是因为它在街的转角上，首当其冲，就不由得就近去买。

来一斤吧！热栗子刚炒出来，要等一等，倒在箩中筛去裹糖汁的砂子。

在等待秤包的时候，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，原来眼前街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，枣、葡萄、海棠、柿子、梨、石榴……全都上市了。

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。沙营的葡萄，黄而透明，一出两截，水都不流，所以有“冰糖包”的外号。京白梨，细而嫩，一点渣儿都没有。“鸭儿广”柔软得赛豆腐。

枣是最普通的水果，朗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，于是无枣不郎家园了。老虎眼，葫芦枣，酸枣，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。“噶了味的柿子”要等到冬季，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，脆柿子要高庄儿的才更甜。海棠红着半个脸，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。这些都是秋之果。

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，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，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，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，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，脚步不由得加快了。身后响起了当当的电车声，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。过了绒线胡同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，是安儿胡同口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宛传出来的。

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，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。秋天开始，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。矮而胖的老五，在案子上切生羊肉，他的哥哥老大，在门口招呼座儿。炙子上烟雾弥漫，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，但是在这间低矮、烟雾的小屋里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，使人很想进去，站在炙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。

老五是公平的，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。这里原来只是一间包子铺，供应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。渐渐的，烤肉出了名，但它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。比如说，他们只有两个炙子，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，但是一到黄昏，一批批的客人来了，坐也没地方坐，一时也轮不上吃。老五会告诉客人，再等二十几位，或者三十几位，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儿，再回来就差不多了。没有登记簿，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前来到后的次序。没有争先，不会插队，一切听凭老大的安排，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，而有什么区别，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。

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，是老五的本事，也是艺术。一碗肉，一碟葱，一条黄瓜，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儿加上去，没有虚报，价钱公道。在那里，铺子虽然小，却吃得舒服。老五的笑容并不多，但他给你的却是诚朴的感觉，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。

秋天，在北方的故都，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，就是牛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！

（摘自《城南旧事》人民文学出版社）

## 风陵渡的婆姨

□ 俞果

近三十年前我去西安采访，当地一位记者朋友刘兄陪同，问我想跑点什么地方？我随口道：壶口、风陵渡和米脂。朋友说，米脂没必要去，现在壶口枯水期，带你去看风陵渡吧，顺便也见识一位米脂婆姨。

风陵渡，这是黄河渡口中最有苍凉感的名字。人们常说的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即指此地。据历史记载，黄河的改道在这里平均三十年发生一次。

我站在黄河岸边的塬上，水流僵滞。风陵渡口对应的是潼关渡口。岸边滩宽水窄。我们默默伫立。我知道黄河不通航，但企望能够看见一艘小木船，或者羊皮筏子，给伟大的黄河一点生机，一抹色彩。

风陵渡原名风后渡，风后，黄帝的贤臣。传说女娲的墓地也在这儿，女婿姓风。黄河弯曲如盘龙。天幕挂着一枚淡黄的月亮，黄河之月居然一饼枯黄。

当地俗谚：“大海无边黄河无底”。因为，这里的黄河河底是稀泥流沙。人绝对站不住，无底可托，须臾下陷没顶。站在渡口，一直到“看斜月落去始歇”，也不见“听笛遥寻岸，闻香暗识莲”的船家。天色暗了，风也紧了。刘兄手一挥，说不看了，喝酒去。我们找了家饭庄喝酒吃肉。

室外冷得心情寂然。进得店内，身体开始暖和。刘兄与肖掌柜熟悉，一声吆喝，掀帘而出的是一个俊俏的身影。原来掌柜是位中年女子，一身蓝布裹住丰腴，颈项骨感，腕膀浑圆，细眉间眼梢处洋溢着些许江南烟柳之韵。唇岸分明，一眼看出她能说会道。

一锅涮羊肉上来，热气腾腾。肖女很热情，说刘兄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了。刘兄笑言：这不专门带了位上海朋友过来捧场。女子对我微微颌首，说：“哟，六国来人了，欢迎！”我听蒙了。刘兄笑道：“她常以秦人自居，凡外地客人皆六国嘉宾。”好一句戏言，大家都乐了。我顺口接茬，“也对，好比重庆人称长江下游的人一律叫下江人。”肖女诙谐有趣，控场高手。她身材虽不玲珑，嗓音倒是浑亮。

话匣子一打开，思维瞬间活络。我打趣道：“你的店生意不错，羊肉鲜美、掌柜也出色，不怕顾客不登门。你们陕人贾平凹有句名言，陕北草都长不好，但尽长好女人。”女子回道：“我们这里原先还是可以的，后来不行了。这世间草木退化快，但女人退化慢。”出口高论，精神一振。我赶忙问起米脂婆姨绥德汉子的传说。刘兄这才揭秘说：“喏，她就是米脂婆姨。”真是一言拍案惊奇。刘兄又说：“你看得出来吗，她还是突厥人后裔，至少有八分之一血统吧。”呵，两个急转弯，玩漂移呢。晕！

肖掌柜底见多识广，扑哧一笑，答：说突厥人那只保留了点基因吧。这地方的面食可能特别养女人。养男人好像不行，刘兄就显得满脸车轱。豪爽的刘兄点头称是：她说的有道理，同样的面食，她们吃了后背挺拔又前身不坠，甚至肌肤嫩滑可掐水，再回来就差不多了。面形同地图上的等高线。一句玩笑引出一个话题：为什么米脂的婆姨漂亮？怪事。米脂在延安以北，已近榆林。属黄土高原上的贫瘠之地。

刘兄到底见多识广，他屈指算来有两大原因。一是五谷杂粮养人，二是人口流动与关外少数民族通婚。陕北养面饴饴，黄米馍馍能养得人壮实丰满，使人诧异。肖女补充道：我祖上几辈人都是走西口的，人样确实和关中原稍显不同。我说是米脂婆姨带红了绥德汉子，两地紧邻，也算帮扶绥德一把。后来得知，刘兄原是绥德人。这掌柜搂草打兔子的话语，精妙而又自然。

两地县志记载使他们骄傲，貂蝉是米脂人，吕布是绥德人。貂蝉万千仪态，吕布独具粗犷，汉子嘛，除了壮实没那么多讲究。今天，婆姨和汉子，喊喊信天游，吼吼秦腔调。九曲黄河，高吭人生。

酒酣耳热，肖女指着刘兄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得出他是哪里人吗？他的祖先是鲜卑族。”刘兄点头笑道，这儿很多人都有一点基因杂交，口内口外，大家像走亲戚一样来往。

回头重新审视刘兄，面阔方正。他使我想到了北魏，想到了壮观的云冈石窟。我低声问，你们曾经相好吧？她是米脂人。何以分手？我到西安上大学，她去山西做生意。她好像生活比你好？婆姨能干，她在太原还有店铺，做古玩，自学过历史和考古。呃，难怪会吐出“六国来人了”的名句，分手后悔不？哪里，做朋友可能比做夫妻更好。

握别时，我对肖掌柜说，请你到六国来玩。她扭身对着刘兄，那得看他有空带我去。我不禁幻觉出了貂蝉和吕布。临出门，她突然手托一把延安产的紫砂壶送我，说：“秦地紫砂比不得江南紫砂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说得我差点泪崩。此壶至今珍藏。

迟明抵长安，薄暮次风陵。今夜风陵渡，凝视芦霜汀月，心暖玉生烟。一水分南北，三省三河口。民间“南蜜子”“北伶子”之言，于斯泾渭分明：自河南至此，中原结束；向西北戈壁，从此启步。历史上，有扬州美女等各种说辞，这大都是经济因素使然，商业兴旺吸引美女如云而已。唯米脂婆姨，才具有货真价实的“国家地理标志”美誉度。

此行关渡之间，不虚惊鸿一瞥。

（摘自2024年7月5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“黎檬子”是什么？就是柠檬。

宋代地理学家周去非在《岭外代答》里介绍：“黎檬子，如大梅，复似小橘。味极酸。”

岭南有一种叫“黎檬子”的水果，大如青梅，又有点儿像小橘子。味道极其酸。之前，我一直以为是柠檬是lemon的音译，“黎檬子”和lemon是谁率先进入人们的视野，我还无从考据。

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岛，“黎檬子”也见得多了。在海南岛上，随处可见黎檬子树，每到结果时节，枝头硕果累累，芳香沁人。

柠檬特别酸，最简单的食用方式，便是将柠檬切片，泡上一杯柠檬水。

《岭外代答》里，有不一样的吃法：“或云自南蕃来。番禺人多不用醯，专以此物调羹，其酸可知。又以蜜煎盐渍暴干，收食之。”

古人也喜欢将柠檬制作成消暑的冷饮。元代时，广州的“御果园”里栽种了大小八百株柠檬。元代学者吴莱写过一首诗：“广州园官进渴水，天风夏熟宜檬子。百花醖作甘露浆，南国烹成赤龙髓。”

苏东坡来到海南，见到柠檬，会想起故人事迹：“吾故人黎錞（音为chún，意为铜制乐器），字希声，治《春秋》有家法，欧阳文忠公喜之。然为人质木迟缓，刘贡父戏之为‘黎檬子’，以谓指其德，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。一日联骑出，闻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，大笑，几落马。”

这个故事是说，苏轼还年轻时，有位忘年交叫黎錞，对于《春秋》的研究很有造诣，欧阳修特别赏识他。

黎錞为人质朴迟缓，甚至显得有点儿木讷。于是，两人的另外一位朋友刘攽开玩笑，给他取了个外号——“黎檬子”。意思大概类似于今天的“榆木疙瘩”，大家以为这是在调侃他的性格，黎錞也不放在心上。

有一天，苏轼和黎錞、刘攽一起骑马出门，忽然听见有人在呼唤“黎檬子”，黎錞回头问道：“你叫我干吗？”

可定睛一看才发现，原来是市场上有人在叫卖“黎檬子”。再仔细观察一番，原来这黎檬子指的是水果，不是黎錞。同行几人忍不住捧腹大笑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苏轼再见到黎檬子，大概会时不时感慨：那时候我们几人都没见过黎檬子，所以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。如今，我这屋前屋后都种满了黎檬子，可早已物是人非：

“今吾谪海南，所居有此，霜实累累，然二君皆入鬼录。思念故友之风味，岂复可见！”

对苏轼来说，酸酸的“黎檬子”里，有一段友谊。

到了清代，诗人申靖夏，在病中听到朋友去世的消息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悲伤地写道：

“数昨，闻湖亭故人朴士亨之逝去。至今除恰在心，异时吾兄醉卧江楼上。欲复一呼朴牛，何可得也。念坡翁黎檬子之语，不觉涕下也。”

申靖夏听说老朋友去世了，不由得想起了“坡翁黎檬子之语”，他不禁鼻子一酸，眼泪便止不住流了下来。

苏东坡的朋友遍布天下，对于他来说，交朋友可没有什么条件或者规矩。他的朋友，既有忘年交，也有不同信仰的朋友。黎錞和苏轼的年龄相差二十多岁，可他们照样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。

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只要聚在一起自在快活的人，都是朋友。就好比苏轼和黎錞、刘攽之间，即便是取个外号，也能够相互理解甚至欣然接受，朋友之间相处就应该如此舒适吧。换言之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开心不就是最大的收获嘛！

（摘自2024年7月19日《杭州日报》）

（●图片来自网络）